



战略研究系列丛书

歧路徘徊

略论美军新“抵消战略”

李 健 吕德宏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Military Science Press

歧路徘徊

略论美军新“抵消战略”

李 健 吕德宏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歧路徘徊: 略论美军新“抵消战略” / 李健, 吕德宏著.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54-0607-7

I. ①歧… II. ①李… ②吕… III. ①军事战略—研究—美国 IV. ①E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5435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划人	李健
项目统筹	李健
责任编辑	姜楷杰
特约编辑	徐霞 唐燕
装帧设计	西风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 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场部	(010) 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70 毫米×230 毫米 1/16
印张	16 印张 插图 3 幅 184 千字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 66572159 转出版部。

关于本书

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官方的支持、资助和直接或间接参与下，美国安全、军事战略智库密集抛出了大量涉及中国军队的报告，其中有明显夸张其辞和恶意中伤的内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大量报告将中国军队及发展与美军的战略、策略、规划、计划直接挂钩，公开讨论中美两军未来的交战场景、兵力部署及兵器运用。美国战略与预算研究中心一位研究员在美国的一个军事同盟国讲述美军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态势时，拿出一张未来中美两军交战的态势图，引起与会者的哗然。听众纷纷提问质疑：“难道美国要跟中国打仗吗！”这是个好问题，好就好在它表明，美国的军事同盟国的许多研究人员和公众，并不希望中美打仗，甚至对美国想与中国打仗感到不可理解和恐惧。这也从某个侧面表明，美军高层和所谓“战略智库”有关重大战略问题的观念、认知和构思，如所谓“亚太再平衡”，正在加速脱离亚太地区的真正需要，也在脱离这个时代。

美军的新“抵消战略”，所谓第三次“抵消战略”，是美国军方与“战略智库”共同努力的“成果”，集中体现了美军高层和“战略智库”对中国因素与美军战略的筹划，集中体现了前述美军高层的岗位责任与领导素养的反差，集中体现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发展的集体性焦虑和“集团性思维”。这个所谓的“新战略”才刚刚启动，其实质内容与前景，当然还有诸多不确定乃至不可知的因素。但从当前所能了解的情况看，还是有予以剖析批评以正视听之必要。

为此，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邀请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对美军“抵消战略”的由来、历程、内容、成效和特点，以及当前美军高层推动“抵消战略”的背景、动机、措施、矛盾和前景等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初步成果整理成册，以期抛砖引玉，涓流成海，推动对相关问题的探索。

本书所提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立场，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联系邮箱 knowfar2009@126.com。

目录

CONTENTS

导 论	1
第一节 为什么要关注美军的“抵消战略”	2
第二节 如何研究美军的“抵消战略”：从常识起步	7
第三节 看清“抵消战略”的本质：大国竞争	10
第四节 笑看“抵消”	13
第一章 “新面貌”战略与危险的核遗产	17
第一节 国家安全政策与“新面貌”战略	19
第二节 后患无穷的核遗产	27
第二章 第二次“抵消战略”与经典的军民融合	43
第一节 第二次“抵消战略”概貌	46
第二节 持续的红利：美国特色的军民融合	52

第三章 新“抵消战略”：冰山之角	83
第一节 盯住中国	86
第二节 大国战略竞争的新变化	91
第三节 新“抵消战略”的内容	94
第四节 新“抵消战略”的举措	106
第五节 新“抵消战略”的前景	120
第四章 新军事革命：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123
第一节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战争	125
第二节 军事因素与国家安全	128
第三节 军事因素与国家经济竞争力	133
第四节 国家富强的环形机制与综合国力	142
第五节 军事革命与国家富强机制的升级	145
第六节 综合国力与军事革命	149
第五章 传承与超越	155
第一节 “真老虎”还是“假老虎”	157
第二节 从成熟到新型大国军事关系	169
附 录	183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重要事件与“抵消战略”	184
二、新“抵消战略”战略管理团队	185
三、海基能力：未来西太平洋的海上战略支撑	199
四、“空海一体战”研究	216
五、如何解决战略上的不确定性：推演	239

导 论

对和平的追求和一旦战争发生之后对胜利的渴望，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正当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新近推行的“抵消战略”似无可厚非。然而，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美国军事战略所追求的，是美国式的和平与美国式的战争胜利，而其结果，却往往是世界的不和平，甚至对美国自身而言也经常事与愿违，诸如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之类赢得一些战斗而输掉战争、失去和平、导致地区灾难性连锁反应的情况并不少见。美国军事战略与世界不和平之间的关系，理所当然地需要关心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的人们去深度关注。

第一节 为什么要关注美军的“抵消战略”

美军当前正在推行的所谓新“抵消战略”，格外需要予以关注。因为它是一个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战略观念与实践；因为它关系到战略的本质和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奥秘；因为它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将直接影响到中国今后至少 20 年的安全环境。

从过去看，“抵消战略”直接关系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战略素养的美国总统和 20 世纪最有分量的美国战略家。正是艾森豪威尔，推动了对苏联的“新面貌”战略，以美国的核优势与技术优势来抵消苏联的常规军事数量优势。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次“抵消战略”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成功，

但随着苏联核力量的逐步赶上美国，最终失败了。现在看来，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比之后所有的美国总统对兵凶战危都有更深刻的认识：在他任内，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再也没有一个美国士兵在战争中失去生命，这与后来的肯尼迪、约翰逊等，以及“冷战”后的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艾森豪威尔在战略上的老练成熟亦有其局限性，其体现之一就是没有充分估计到核问题的革命性和复杂性。美国当时的核技术优势暂时让美国保持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军事上的经济性，但在一个世界核问题可以朝多个方向演变的历史性时期，艾森豪威尔的所谓“新面貌”战略，即第一次“抵消战略”，却使它朝着最糟糕的方向演变，把核武器作为国家和军事战略的结果，是使核威胁成为美国以及世界难以解除的战略背景。因而，我们至少可以从美国的第一次“抵消战略”中看到，即便美国总统是位具有专业战略素养的五星上将，他的战略选择仍然可能推动世界局势走上错误的方向，并对世界和平构成长期危害。

从当前看，美军新“抵消战略”直接关系到中国。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称，当前美军实行的不是一个“抵消战略”，而是多个“抵消战略”，针对不同的问题和对手实行不同的抵消战略。尽管如此，在总体上看，它以中国为主要和直接对手，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线，赢得对华战略竞争是其最大的动力和克服内部分歧的最大理由。美军新“抵消战略”的重要倡导者、美国战略与预算中心总裁克雷皮涅维奇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怎样威慑中国：以群岛战略为例》，在文中声称，“在最低限度上说，美军已经开始‘转向’亚洲。至2020年将有60%的海空军兵力部署到亚太地区。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正在把不断缩减的国防预算中越来越大的比例用于发展可在高威胁环境内使用的隐形远程轰炸机和核动力潜艇。显然，这些措施是为了遏制住

中国”^①。实际上，锁定最有潜力的竞争者，是美国军事战略的基本特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军曾在战略规划上把欧洲诸强国、日本和中国以及其他有潜力的国家都设定为竞争者，90 年代中后期起才开始在长远规划中以中国因素为战略假想敌。进入 21 世纪后，美军曾试图强化在军事战略上对中国的针对性，但“9·11”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没完没了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全球反恐战争”，迫使美军将战略焦点转向现实问题。时光如梭，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年代即将过去之际，美国战略界注重战略竞争的那些战略学家们坐不住了。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壮大，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美国削弱的现实和动摇的前景，以及美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罕见的战略困境，惊呼“过去 20 年是美国 and 美军失去的年代”；如果美国不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还会失去未来”。这就是美国战略界、美国政府和美军“空海一体战”“亚太再平衡”等作战设想和对外政策的最为概要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美军正在推动的新“抵消战略”，最为典型地体现了美军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军战略选择的总检讨，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今后 20 年美军对中国的方略和美军在总体上的战略倾向。

因此，美军的新“抵消战略”，不但与现实相关，更关系到未来。战略与未来，是我们应该并且必须关注的重大关系。除其他因素之外，今后 20 年将是战略与人员之间关系发生代际转变的决定性时期。从战略素养传承的角度看，这实际上很可能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一次战略性代际转变。假如把毛泽东、斯大林、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戴高乐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代战略家，那么战后兴盛起

^① Andrew F Krepinevich Jr: How to Deter China: the Case for Archipelagic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5.

来的美国智库和文职战略学家，实质上是以这些战略家的思想、政策、实践和后果为现实研究对象成长起来的，在心理和知识上意义上可以归属为同一代人。这些美国战略学家后来或是走上美国政府高层岗位，或直接参与重大政策的设计、分析、论证，如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或前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等。他们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同样走向高级领导岗位或参与政策制定的助手和学生，如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副助理艾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著名战略学者格雷厄姆·T. 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这些助手和学生，在心理和知识上与第一代战略学家大体有半代人的差距。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这些中的大多数也将退出历史舞台。其他大国的情况也类似。也就是说，尽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时间跨度已有几代人，但从战略素养、传承和影响来看，基本仍处在同一时代。但今后 20 年，战略人员的背景、阅历以及客观环境的变革，将迎来战略与人员的新时代。这并不意味着战略传统不重要。恰恰相反，它非常重要。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大国，对于这个战略与人员新时代的首要共同课题，无一例外都是学习，而首先要学习的，又是战略的本质。

关于什么是战略及其本质，可谓见仁见智。对于我们来说，特别富有启示的是毛泽东在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在给红军指挥员授课时，指着旁边的巍巍青山说的一句话，“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我们也在修炼，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由此我们领会到，战略是某种修炼，是千辛万苦、感而遂通的修炼。这个启示，让我们终于理解了马歇尔，美军新“抵消战略”的精神领袖，20 世纪 70 年代后至今美国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界的“教父”，其人及其思想。归根到底，有人才有战略。而成为人才、成为人才导师的人，必定是咬定青山、

深潜海底、不为浮光掠影所动的人。

美军新“抵消战略”，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引领美国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大脑和心灵，以此为参照更深入地认识世界和时代，从而思考我们自己的战略。当前，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美国的兴起以及其国家战略、军事战略的奥秘，不是“上帝偏爱美国”；不是经济学、军事学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当然也不是那些对国防经济近于忽略的所谓经济学家所高谈阔论的什么必定的规律。美国兴起及其国家与军事战略的奥秘，在于军民融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为紧要的是前沿关键科技领域的军民融合。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美国具有比德国或日本略强一些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具有“转型性创新能力”，主导了前沿科技创新，垄断了战略性产业创新，这无法用常理解释。那么根源在哪里？在于，美国拥有军方主导之下的军民相互依赖。这就是美国特色的军民融合。20世纪70年代后美军成功实施第二次“抵消战略”，用信息技术优势抵消苏联的常规数量优势，是这个战略奥秘最为经典的案例，而它在政策、技术、人才、机制等几乎所有领域的种子都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种下的。简要地说，美军造就了美国的信息技术优势，美国运用这个优势重新获得了美苏军事竞争的主动权，并使美国经济获得了新的战略动力、边疆和高地。这个军民融合的红利，延续至今。

为此，我们必须重视美军的新“抵消战略”。从历史上看，美军建设重大战略决断的真正目的，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超越战争与和平的美国战略竞争力。有了相对于其他大国的战略竞争优势，战争、和平、不战不和、亦战亦和，就成了某种选项；至于选哪个，无非是看形势、条件、约束与风险。

第二节 如何研究美军的“抵消战略”：从常识起步

对于从游击队到正规军队的转变，以色列国防军之父本·古里安指出：“正规国防军的建设，如同其他重大问题一样，军事领域的专业技能是重要的，但并非关键。起决定作用的，是任何正常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具备的常识和开放的心智。”这个说法好。我们主张，研究战略、包括研究评估美军的“抵消战略”，从常识起步，并不偏其左右。

日头东升西落，月有阴晴圆缺，这就是常识。大概除了科技创新领域之外，常识是最重要的东西。战略也不例外。比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就是生活中的常识。而忽略了这个常识，对实际的战略的认知，至多只能达到一半，而且是用途不大的一半。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总统宣布实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从“抵消”的思路看，有理由认为这是美国对苏联核实力施行的某种“抵消战略”。苏联人理所当然地对此做出反应，苏联相关机构和人员发表了大量有关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文章著作，其中为数不少的文章显然高估了美国的技术能力，甚至对美国技术能力的评价也超出了美国人自身。如果就此认为苏联上了美国的当，那么就显然低估了苏军统帅部的素养和苏联对美国的情报能力。其实，苏联有些机构和人员的言论，刻意高估了美国这项计划的影响及美国的技术能力，他们的目的是争取经费，在苏联的国防资源分配中多得到一些。所谓，只有危言，才能耸听，才有活干和有饭吃。苏联人如此，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里根政府推动“星球大战计划”的重要目的和动机之一，也是出于国内因素的考虑。当时“冻结核武器运动”在美国社会迅速兴起和扩展，在纽约组织起上百万人参加的反核大游行。为转移美国公众对核问题的注意力，影响美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以及总体军备扩

充计划，里根总统及其幕僚推出战略防御倡议，把它描述为既能保卫美国安全、最终又有利于限制核武器的过渡措施。

这个事例表明，战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制定和实施的，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也从来不是单纯的外部刺激与反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苏军事战略和军事改革的历史表明，内部维度和内部因素，即“家里的事”，往往是战略的决定性因素。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中存在阻力，来自敌方也来自己方。^①这是源于战争实践的常识和真理。只要再延伸一下，就会看到军队建设同样存在各种阻力，包括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资源的约束、技术和工程的不确定性，诚实的意见分歧以及蓄意的利益竞争和国内政治考虑。马歇尔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发现了用“理性模式”评估苏联军事能力的局限，从而把内部博弈作为考察苏联军事力量新战略框架的重要内容。马歇尔鼓励和指导他的两位助手，艾利森和弗里德伯格深入研究内部因素对美国战略制定的影响问题。艾利森和弗里德伯格分别以“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军事战略的制定为研究对象，写成了《决策的本质》《在营地国家的阴影之下》这两部美国战略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其中，《决策的本质》自出版以来，一直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必读书。

由此可见，至少通过马歇尔，常识对美军历史上的“抵消战略”是发挥过作用的。当前我们研究评估美军的新“抵消战略”，当然也要始终保持对常识的尊重和敏锐。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苏军事战略和军事改革的历程还表明，尊重常识才有可能制定适当的军事战略，而成功的军事改革往往是对常识的回归，按照常识进行的军事改革才是好改革；违背常识则必定受到惩罚；如果说在前沿科技创新领域超越常识才有真正的突破，那么把领域性突破拓展为总体战略

^① 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第七章“战争中的阻力”。

突破，仍然要尊重而不是违背常识。

然而，如果说马歇尔和美国的大多数战略学家能够在战略评估和规划中坚持某些常识，那么他们会有高度选择性地“忽略”另外一些常识。与美国国防部所说的历史上的两次“抵消战略”高度相关的常识，是苏联军队的实际情况。其中之一是，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实际上是苏联的军备追赶，美国几乎总是首先和单方面地部署更新和威力更大的武器；而另一方苏联却总是处于追赶的地位，美苏两国军事技术差距保持在2—11年。原子弹、氢弹、远程轰炸机、中程导弹、战术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多弹头导弹等等，都是如此。1959年美国服役了世界上第一艘弹道导弹核动力潜艇“乔治·华盛顿”号，苏联则于1968年装备。美国于1970年装备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苏联则是在1975年装备。1981年，美国公开宣称要研究中子弹，苏联呼吁美国停止这个计划，因为“如果你研制它，我不得不也研制它”。也就是说，美军历史上所谓“抵消战略”的根源，来于自身，从长历史周期看，它是在“自己抵消自己”。另外一个与“抵消战略”直接相关的常识是美苏常规部队的数量与质量。美国国防部曾声称，必须抵消苏联的常规优势，北约的44个师抵不过苏联的211个师。但苏军87个师部署在苏联境内，只有约1/3苏军师是齐装满员的，这些师需要数月才能动员起来。一个整装苏军师的规模是美军一个师的1/3，是西欧师的1/2；且苏军师的后勤能力不如西方，也没有装备先进的精确制导武器。事实的真相是，北约和华约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是相当的。美军前驻欧部队陆军司令克罗林将军提出，“听到人们说起苏联常规军事力量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话题让我感到失望。我可以用现有的力量保卫西欧的边界。我从来没向五角大楼提出过要增加兵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将军说，“我不愿将我们现有的军事能力与苏

联进行交换”。

在美苏的长期战略竞争中，美军高层对苏军能力和美苏战略态势有两句经典的表达：一是美国有军事优势，可以慑止“苏联的侵略”；二是美军在重要领域或者已经落后于苏联，或者至少从发展趋势看是这样。美军高层会出于不同目的，针对不同受众，侧重前一句或后一句话。当前，美军高层对中美两军能力仍然是这两句话。如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声称，“美军仍然拥有世界领先的能力，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对此进行了无以伦比的投资。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盟国在防务上花了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1990年以来世界其他国防军费的总和，是第二大军费开支国，是中国的10倍。1990年以来美国在研发和采办上就投资了近4万亿美元，从而拥有无可比拟的资本基础”。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反复声称，“我们的技术优势正在受到迅速的削弱和挑战”，“每一天都会看到这种挑战”，为此要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

当代是个变革的时代，是个复杂的时代。越是变革，越是复杂，往往越需要以常识作为战略的指南，按常识办事，办符合常识的事。否则，世界有多乱，主观的认识就可能有多乱，甚至比客观的世界更混乱。将历史和今天美军高层对抵消战略与常识的态度、思维作个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军高层继续有选择地忽略常识，会危害国际关系和世界安全；同时美军实行抵消战略的真正目的，超越了军事和战争而指向大国战略竞争。

第三节 看清“抵消战略”的本质：大国竞争

竞争，大体上是大国关系的首要常识，从而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常识。